

当我喝起丹江水

■王天瑞

翻山、越岭、跨涧、穿河……情切切，意匆匆，喜盈盈，笑哈哈……丹江水来了！丹江水从遥远而来——来到了我的小城，来到了我的家！

当我隆重地端起茶杯，聚精会神地细细品尝着喝下第一杯丹江水的时候，心情那个激动啊，竟激动得不知应该怎样赞叹、赞颂、赞美丹江水的清澈、甘甜和滋润！

记住这一天吧！记住这一天——2016年12月14日，我记住了这一天，周口市城区50万人记住了这一天，周口历史记住了这一天。这一天，在周口市东区水厂，喜盈盈，笑哈哈的丹江水被引进沉淀池，经过多道工序后，顺着巨龙般纵横交错的管路流向千家万户。从这一天起，南水北调工程每年将供应周口市1.03亿立方米的丹江水，其中分配给周口市城区9180万立方米，分配给商水县1120万立方米。

1952年，毛泽东主席站在黄河大堤上，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60多年来，中国人民终于以伟大而非凡的壮举实现了毛泽东主席伟大而英明的预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是位于河南、湖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这个水库，1958年9月开始建设，1974年完成第一期工程，中国人民用16年时间，历尽艰难曲折，建成了被誉为“亚洲第一大淡水湖”的人工水库。水域面积约840平方公里。为这个水库源源不断注入清流的有两条大河，一条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秦岭与米仓山之间冢山的汉江，另一条是汉江的第一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南部秦岭的丹江。汉江在丹江口把丹江揽入胸怀后，继续奔腾向前，在武汉附近进入长

江。

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施工现场同时举行开工典礼。南水北调工程分为东线、中线、西线。中线工程要在丹江口水库大坝现有基础上，加高到146米，坝顶加高到176.6米，水库正常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相应淹没土地46万亩，水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需要搬迁移民34.5万人，必须在通水前完成任务。丹江口水库的供水范围，是北京、天津、华北平原及湖北、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输水干线总长1431.945公里。南水北调工程的重点是中线，中线的重点是移民。常言说，金窝窝，银窝窝，不如我的穷窝窝。移民是天下第一难。没有什么比“移巢”“背井离乡”更能说明命运的残酷。

当我喝起丹江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慷慨奉献的丹江口库区移民老乡。他们的行动名垂青史。虽然他们在中途有过挣扎、有过彷徨，甚至是反抗，但最终还是承担起了“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建新家”的重担。他们的舍得是何等悲痛！他们的奉献是何等波澜壮阔！

广大移民干部，千言万语做工作，千山万水送移民，千辛万苦办实事，迎难而上，汗洒丹江。有的家在眼前，却长年累月难进家门；有的累倒了，经紧急救治后，挂着吊瓶继续工作；有的儿女生病无法照看；有的父母去世不能尽孝；有的被群众围困在瓢泼大雨中，流血流汗不流泪，仍然耐心做工作；还有18名干部在搬迁安置移民火线上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大义大勇。他们是千古绝唱。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是《中国水利报》记者赵学儒同志讲述的。有一位中年人，以

各种理由不愿搬迁。他一家不搬，周围住户都不搬。镇长也毫无办法。这时，他娘拿出了他爹董得多的遗书，让他念。董得多是位共产党员，当听说即将南水北调时，却患了绝症。董得多在遗书中写道：“南水北调是千秋伟业，丹江口移民非常光荣。我的家人，你们谁都不能犯糊涂，不准与国家讲条件，要积极配合搬迁。不准找借口阻止搬迁。否则，我决不会原谅你们……”听完这封信，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位中年人扑通跪在父亲坟前，放声痛哭：“爹，儿子给您这位老党员丢脸了！”

赵学儒同志还告诉我们，2011年6月6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在淅川县刘楼村，上午9点整，全村50条渔船犹如一条巨龙向江心驶去，祭拜屈原，祭奠河神，感恩丹江的养育之情。船到江心，祭拜仪式庄严而隆重。每个船上都插了艾草，摆了粽子和菜肴。族长跪在船头，大声说道：“今天是端午节，请屈原和河神享用贡品吧！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离开这里，请保佑我们家平安，人人幸福！”随之，水面上礼炮鸣响，人们虔诚地跪拜、祈祷，并把粽子雨点般撒向江中……

当我喝起丹江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丹江口库区移民老乡，想起他们哭着、笑着、说着、闹着、蹦着、跳着告别丹江故乡，想起他们牵着狗、带着猫、背着树、掂着韭菜根、灌一瓶丹江水、装一袋丹江土远走他乡……丹江口库区移民老乡是不朽！是永恒！是丰碑！

我站在豫东大地上，向丹江口库区的移民老乡敬礼！向为南水北调做出贡献的人们敬礼！

过年

■丁志阳

汽车穿过苍茫的大地，家越来越远，我对过年的记忆也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天天都在盼过年，因为平常吃不上的大肉和好馍，过年时都能吃到，那时一想到这些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口水。我们那儿特别穷，过年走亲戚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拿，只有用竹篮子揣着好面做的大馍，再加几个小馍。我们这一带现在在过年走亲戚还保留着这一习俗。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各种物资都比较贫乏，吃得不好，穿得也不好。我家姊妹多，小孩子只有在过年时才能添一件新衣服。小孩家穿一件新衣服时，心情和神情都会不一样，不跑半截庄子就不回家吃饭，目的是让小伙伴们看看俺娘也给俺买新衣裳了。有一年过年，我仅添了一件袖子上带白道道的红秋衣，当人家穿着新棉袄满大街跑时，我只有穿着我的红秋衣在街上跑。大冬天的，不跑能不冷吗！我一直擅长跑步，敢情是那时锻炼出来的！

小孩盼过年，一是盼吃，二是盼穿，三是盼压岁钱。过年时，我也像其他小孩一样期待得到压岁钱。我家穷，我家的亲戚也都穷，每年收到的压岁钱都是一毛、两毛的，没有人给过我一块的大额压岁钱。但是，为数不多的压岁钱，也能足足让我美上一阵

子——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支配。那时，用压岁钱买连环画是一个主要消费渠道，每当正月初十开学时，小孩子们就比谁买的连环画多，并且相互传着看。那时也没有别的休闲方式可以吸引小孩，只有看连环画。老师在上边讲课，我们在下边看连环画，那种如痴如醉的精神不亚于现在小孩玩网络游戏。

过年抢炮、拾炮是小孩子的最大乐趣。农村人喜欢过早年，除夕之夜，鸡叫三遍就有人放大盘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为了抢炮更多的炮，除夕夜小孩大多是不睡的，很多人挤在牲口屋的麦秸堆里玩，鸡叫后就有人点炮，我们一直等着。村里第一声鞭炮响时，所有的小孩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抢炮时大家都非常勇敢，头上鞭炮噼啪作响，脚下还有没有及时炸的大雷子炮，谁谁管那么多，谁不冲在最前沿，谁就只能抢到炮皮。八十年代，我们村都很穷，一般人家点的都是五百、一千头的炮，只有几家“有钱人”才会点五千头的大盘鞭炮。于是，很多小孩不到夜里十二点就拍人家的门问：您咋还不点炮呀？赶紧起来点炮吧！抢炮、拾炮结束后，小孩子们又是一番炫耀，看谁抢得多。我们拾炮的计量单位是帽子（就是用帽子装炮），勇敢的小孩



总能抢几帽子。拾完炮就挨家挨户拜年，小孩给大人拜年，年轻的给年老的拜年，晚辈给长辈拜年。小孩与其说给长辈拜年，不如说是到外要吃的，因为各家各户都会或多或少准备些花生、瓜子、糖果，小孩去拜年时大人都会热情地拿出来相让，可着劲儿往小孩兜里装。拜年时，有的小孩需要回家几次，清理自己的小仓库，把拜年拜来的花生、瓜子放到家里，再继续去拜。

如今，我也是往三十奔的人了，过年既不想着要压岁钱，也不计划着穿新衣服；既不想着吃大肉和好馍，也不再跑完这家跑那家地抢炮、拾炮，但对农村过年的记忆却是挥之不去的！

一生有你（外三首）

■张国立

你美丽的双眼
是一泓澄澈的秋水
清晰地映出我灵魂的孤寂

你纤细的手掌
像一把温暖的熨斗
抚平了我那最柔软的忧伤

你善良的心灵
如一束明亮的火把
点燃了你我内心曾经的渴望

我愿一生都有你在身旁
依偎着你
享受静谧的时光
我的心不再流浪
因为
有你就有了故乡

雪儿

她那样飘逸
白衣素服
衣袂飘飘
在最寒冷的时节
降落到人间

她那样素雅
凝华了雨
荡涤了霾
让天地为之一新

她那样高洁
从不趋炎附势
仰仗繁华的夏和秋
一见她
便无所遁形

她的使命
就是为了迎接
来年
这个世界的新生

江南

我仰望着有着巨大树冠的香樟
深深地呼吸着
空气中特有的芬芳

远处隐隐的青山
眼前浩浩的碧波
满目的青翠
告诉我
这是地球上最美的画卷

参差的楼宇
掩映在温情的大山之间
抬起头
我看到了久违的白云蓝天

太湖的画舫
载着冰雪一般的姑娘
缓缓地驶向那湖水的中央

江南的风情啊
让人不想还乡
这里
真是让人留恋的地方

种子

深埋于地下的种子
有谁体会过你的疼痛
黑暗和湿热里
你蠢蠢欲动
渴望光明
企盼春风

可身上坚硬的壳
头上板结的土壤
是一道道难逾的屏障

小小的身体一沸腾
你便开始了奋斗的历程

破土而出的一刹那
顶天立地的
是那生机勃勃的芽